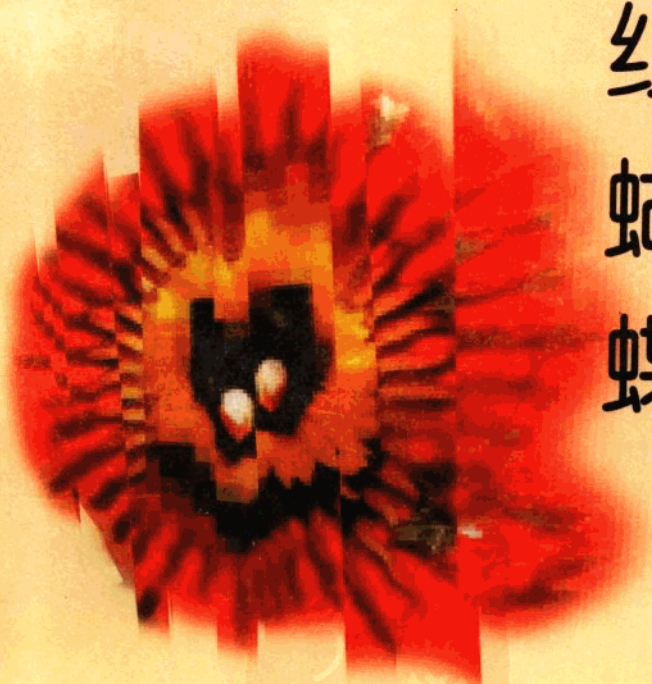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台湾系列

叶红著

红蝴蝶



春风文艺出版社

女性的魅力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台湾系列》序

古继堂

在人体审美、情感审美、风采审美诸方面，女性占着天然的优势。即使在人品审美方面，女性也大大优于男性。

艺术审美和上述审美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由于地位、情感、性格、爱好诸方面因素的直接影响和渗入，便形成了女性创作某些方面男性不及和不可企及的特色和优势。从这套《中国女性诗歌文库·台湾系列》的作品中，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一些方面。

1. 细腻中放飞出轻柔。情感柔美而细腻是女性的特色。这种特色，反映在艺术创作上，就十分自然地使她们在观察事物，捕捉意象，孕育形象，运作语言上都精细如织。就像北方人磨面时用的筛面箩。男人是粗眼箩，筛

出的是粗面。因而做出的饭和馍都十分粗糙,不时地还夹杂一些面渣子。而女人是细面箩,筛出的面又白又细,做出的饭和馒头又洁白、又滋润、又好吃。艺术创作上男人的粗面箩,在捕捉粗犷、豪迈、奔放的魁伟形象和画面方面,女人可能不及或不可企及。但女人的细面箩捕捉的某些形象,男人的粗面箩恐怕极尽其能也是办不到的。蜚声海峡两岸,大名远播中外的,台湾 1949 年后第一位女诗人,那葱茏滴翠的诗林中噗噜噜飞出的第一只青鸟——蓉子的许多诗作,堪为这方面的代表。请读读这样的诗句:

“一伞在握 开阖自如
阖则为竿为杖 开则为花为亭
亭中藏一个宁静的我”

——《伞》

这里,诗人把茫茫雨注的大世界,浓缩为一个个人的小世界;把一个暴雨喧哗的乱世,净化为一个安宁的静世。其中包含的净化世界,过滤人生,寻求安宁,抗衡乱世的思想意义,是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现的。而情

感的细腻和宁静,以大衬小,以动显净的独特方式,恐怕只有女诗人才能为之。再请看蓉子下面的诗句:

“啊! 谁说秋天月圆

佳节中尽是残缺

——每回西风走过

总踩痛我思乡的弦”

——《晚秋的乡愁》

这是典范的“有感而作”的诗篇。一个“啊!”唤醒了人们的注意力。“谁说秋天月圆”以逆反的方式提出质疑。紧接着自问自答:“佳节中尽是残缺”,一下触动了所有游子心灵深处最敏感、最痛苦的神经。尤其是用“佳节”来反射“残缺”,给人一种无边的浩叹,无名的剧痛之感。“每回西风走过”,大陆在台湾的西北方向,西风就是从故乡吹来的风。由于是故乡吹来的风,所以才“总是踩痛我思乡的弦”。“每回”和“总是”相对称,一下就把事物的广度和深度摆在了读者面前。尤其是“踩痛我思乡的弦”堪称千古绝唱。“踩痛”是一种重触的创痛,而“弦”又是一种轻柔的发音发颤之物。重与轻,踩与颤相配,既将



“痛”写得非常深，又将“颤”现得非常久，而且把思乡的无形化为弦的有形，真是妙不可言。这诗奇特地包含了沉重和轻柔，短暂和持久，浅显和深邃的丰富内涵。

2. 轻柔中转动出深重。文学作品的思想、风格、题材、情感之间，是有某些内在联系的。一般来说，重大的题材，冷峻的情感之树上，常常结出沉重的思想硕果。但也不尽然，有时轻柔的语言和飘忽的事物中，往往也能孵化出深沉的哲思。张香华是台湾中年女诗人中的佼佼者。她的诗作显著特色之一，便是从轻柔中转动出沉重；从浅显中释放出深沉。“春讯”是一种轻柔、飘忽、无影无踪的东西，但在张香华的笔下，它却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训练有素的，严整的军旅。

“春讯这支训练严整的军旅
已经向每一座阴森清冷的城堡
进发，且包抄过来
冬天的凛冽已属过去
清晓，我傍小院的池边而立
早春的池水是一面新磨的水镜
明净而莹洁”

诗人在轻松的笔调、欢快的气氛中描写了一场严峻的，改天换地的革命。春讯，从表象看，是那么和谐而轻盈，然而它从事的任务却是那么艰苦、严峻而惨烈。人们不知不觉地换了人间。但自然的斗争却是经过千军万马的围剿和包抄，才获得的胜利。诗人如一位胜利的将军，伫立在春的小池边，欣赏春讯的胜利果实——一面新磨的，明净而莹洁的水镜。然而我们又可以想见，一位漂亮、聪明的女诗人，面对着一池明净的春水，在沉思中收获着诗的果实。磨盘一般深重的思想却从轻盈而欢快的笔调和闲情雅趣的韵致中运转而出。

3. 从梦幻中飘出人生。涂静怡的诗与席慕蓉的诗风格相近，格调趋同。但席慕蓉写的是爱情的挽歌，而涂静怡的诗却是优雅的梦幻中流出的一条滋润生命的小溪。她这样写道：

“就这样
我们静静地坐着
把午后坐成一首小诗
一条轻吟的小河”

——《深情》

一对恋人默默无言地对坐，痛饮那“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甜蜜。越坐意越浓，越坐情越深。不觉之间，他们那无形，然而按捺不住的情感却形成了一首默契的小诗；他们那无声然而却汹涌的心绪却汇成了一条吟唱的小河。再看下面的诗句：

“我不是一个善饮的人
酒一沾唇
便酩酊而醉
醉入夜的怀中
让满天的星子
都因我的醉意
而窃窃私语”

——《星夜》

诗人醉在夜的怀中，目眺满天星斗，人因星星闪烁，从酒醉中再陷入景醉中；而星星因人醉而更加迷蒙，从闪烁中幻化出人格生命，从而互相窃窃私语起来。酒美，景美，人美，心美，幽静中激发出一片鲜活。情虽浅而美丽；意虽浅而鲜活，不管是静还是动，

不管是横进还是竖出，那流动的是真情，那活跃的是生命。

4. 情欲世界中爆出炸裂。出生于 1968 年的颜艾琳，跃入台湾诗坛，就像一颗滚烫滚烫的火球，冲入了沉睡的人群，于是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和哗变。颜艾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和敢揭皇帝遮羞布的勇气，一登上诗坛便大胆而泼辣地去掀那虽然美丽，但却被视为禁区的、情欲的面纱。在她之前虽然已有钟玲、利玉芳等情欲诗的勇士，但颜艾琳并非步其后尘，而是踏荆棘为新路，踩荒漠为通途。在想象大胆，描写真切，创作量丰富方面，她的前辈均无法相比。她如是写：

“黑暗中的底层
是我在等待。
为了诱引你的到来
我将空气搓揉——
成秋天森林的干爽气味，
适合助燃
我们燃点很低的肉体。

让你来汲取我的温润吧！
即使再深的疲倦”

——《黑暗温泉》

但这一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果生活很累/道德很轻”。这样一来，诗人的描写就有了某种后现代的结构意味。颜艾琳是个才华超凡的女诗人，她的许多诗的想象都奇特得令人惊叹。请看《昨日》：

每天
我用太阳一枚
作为邮票：
紧贴在密封的海平面上，
投寄一片昨夜写好的
生命情书。

读颜艾琳的诗，处处都令人惊讶、惊醒和惊奇，处处都溢满青春和生命的朝气。

5. 欲隐愈彰的情欲世界。台湾的许多青年女诗人，都将情欲世界作为艺术开拓的基地之一，不过，她们之

间绝无模仿和雷同。和颜艾琳豪放的炸裂风格相比，叶红却是为之蒙上一层透明的面纱。使那急窜窜的，群虫般的情欲欲隐愈显，欲盖弥彰。她有一组《情欲记事》组诗。其中有一首《仙人掌》：

渴坏了

沙漠拥紧一棵仙人掌

吸吮

这首三行的小诗，写得令人惊心动魄。试想，无边干渴得冒火的沙漠，抱着一棵仙人掌吸吮。把这样的意象移植到床上，幻化成沙漠般的女孩啃着一个男孩，或沙漠般的男孩，纠缠一个女孩，那都是不堪想象的场面。叶红的许多诗，都让人读之余味不尽，真有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感觉。请看：

“你额上的白发

是我梦醒时归乡的



小路”

这种新颖的诗的感觉和发现非常可贵。这三句诗，内涵非常丰富而深邃。第一意是白发的主人，已经漂泊得很久很久了。他的头发都被乡愁熬煎白了，他心中的乡愁有多深，难以探测。第二意是诗的作者，她本来不懂事，有乡愁而不自知。“梦醒”二字包含着长长的成长和醒悟过程。第三意是沿着前辈的白发归乡，这又是怎样灼人心肺的情景。

女诗人的作品在审美的深入、细腻、透彻、持久、悠长诸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作品主题的深邃和厚重方面，也并不是男性诗人的专利。题材、风格和主题在创作中是变化无穷的，小中见大，轻中见重，浅中见幽，柔中见刚的作品屡见不鲜。而这些作品又均为诗中精品。诗的审美是一种奇特的审美，不合规律往往是诗的规律。如“泥土里长出了庄稼”符合规律，但不是诗；“泥土里长出了太阳”不符合规律，但是诗，它反映了农民丰收的欢乐。诗不活在眼睛里，而活在想象中。

自序：话匣子

叶 红

意大利已辞世的国际知名导演费里尼曾对访问他的人表示：“我并没有确切地掌握过你问的任何一个问题，要我表达出放诸四海皆准的高见，会使我坐立难安。……你每问一个问题，我都可能会散漫地说上半小时，而我永远不知道怎么说才不会不矛盾……”访谈，最尴尬、最令人头疼的地方就是被访问的人必须暂时变得面目全非，去完成一部零故障的“答问机”的工作。

曾经不止一次接受采访，在访谈完毕之后，通常都会收到一份主持人的热情——另外翻拷的一卷带子，除了做纪念，也可对当日的录音（影）实况保存一份完整的记录。可是，每次继访谈之后，接踵而至的感觉总脱离不了“后悔莫及”的困扰，这使得我丝毫没有再听或看一次访谈内容的勇气和兴趣；即便是硬着头皮尝试着听一听、看一看，那种感觉都非常不舒服；尤其是谈及自己文学创作的话题，更让我觉得沮丧。这当然不仅是因为自己在言语上的表现很糟——觉得自己没有说清楚，没有说尽；最

要命的是难以启齿的困境更无由地深刻化了。

对于节目主持人这个行业,我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就一般所知,或许基于他们职业上的习惯,对将要受访的人多半先做了概约的预设后,就虚拟了访谈的内容。这也算司空见惯,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至于受访的人,无论是对着镜头或是麦克风,接受访问总是叫人又兴奋又紧张。不过,这只能就表现欲较强的人而言。记得有一次在录音室里,面对着麦克风,竟然冲动得想以沉默待之。后来支支吾吾地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结果全靠主持人施展飞舌的奇技,才勉强录完。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情况会严重到突然之间,完全丧失说话的欲望;至于为了要顾全面子,应该力图振作云云,更别提了。这样的尴尬多少要怪自己在受访之前,从来都没有做任何准备的习惯。可是,我心中仍不免有点疑惑:这些主持人的口才与机智通常都是一等一的,为什么却激不起我侃侃而谈的兴致?是他们一时找不到打开他人“话匣子”的钥匙,还是拥有的钥匙种类太少?但愿这一切都是因为过于散漫所引起的。就我的记忆所及,和许多朋友对我的印象来说,我该是一个口才和反应都还不错的人;奇怪的是,我似乎有某种限制,而这种限制在受访的时候,就那么凑巧地显露无遗。



也许,面对陌生人,心中难免会有一种隐晦和难以除却的恐惧,这种恐惧的表面化,就出现了类似“拒绝”的态度。在许多场合里,匆匆地点头微笑后,立即把眼光远放,这种情景往往是用来掩饰无意交谈或害怕交谈的真相。与人交谈到底有什么可怕呢?怕话不投机半句多?怕给了人提出索求的机会?怕他人颇怀深意的探测?还是怕多出了难以负荷的人际关系?人的矛盾心理真是难以尽数。一般来说,为了能更精确地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我尽量不让自己过分依赖语言。假设在一个尚有选择或逃避余地的场合,能够随意地保持一份沉默,一丝丝自在感就轻易地解放了极不舒服的感觉。“回避式”的沉默不一定需要“不在场”,“在场”但敬陪末座、不说什么意义鲜明的话也是满好的。有时候“听”似乎比说更礼貌些。静静地看或听,并不妨碍了解事物的能力;如果真的能让自己沉静下来,卸除伪装的部分,是不难发现“说话”有时只能算是一种被动的欲望。因此,下意识地排斥语言是可以理解的。不特意花力气说话时的舒适,老子的“希言自然”真是说得淋漓尽致。

不过,沉默也容易引起另一种误会。比方说,会予人一种成熟、稳重、文静等印象。其实,这当中藏匿着诸多的不得已与不得不的“不自然”。或许这也是对“话不投

机半句多”有所感悟的缘故。除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式套语”，能够有一番畅谈，是可遇不可求的赏心乐事；就如同下棋时，能棋逢对手，畅饮时要酒逢知己。我喜欢口齿伶俐的人胜于口拙的人；话虽如此，一旦面对自己，却有着完全相反的要求。我极度不愿意成为一个运用语言的高手，不管怎么左思右想，都情愿守住一个“拙”字。既然为了自己的“无胆”，选择了无声的文字工作，就该安于这种“无声”，何苦要无端地加上不甚相干的“言说”？愿意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确实需要一点超乎常人的勇气。努力收敛所谓的表现欲，虽不全是受到老子的教化，但“希言自然”，有一种不知其然的魅力，除了激起内心强烈的震荡外，竟也成了无尽的向往。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乃至于心心相印，并不只是靠语言，而是要靠一种更深刻的感知。不让自己过分依赖语言，或多或少是为了能更接近真相；否则也不会有时“无声”胜有声了。一句简单的话，到了不同的耳朵里，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意思；由此可见——言多必失——多少也表达了“言语”本身的限制和其最真实的处境。

岁月会累积出许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东西，当这个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必然会呈现一种清楚的样貌，除了完全地服膺，好像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目 录

女性的魅力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台湾系列》序 古继堂

自序：话匣子 叶 红

卷一 口香糖与牛仔裤

指环	3
箫	4
百合	5
谁的梦	6
红唇	7
镜中眸	8
海	9
树阴下	10
口香糖与牛仔裤	11
缺席的圆	12
绝响	13
嬉戏	15
情欲记事(五题)	17
关于繁殖	20
抑制不了的不安会是什么样子	21
等待	22
心事	23

24 | 记忆悄悄自远方走来

25 | 喝彩

卷二 糖果和整个下午

29 | 发

30 | 井然有序

31 | 糖果和整个下午

32 | 濒临崩溃的字眼感觉有风

33 | 几几乎放晴

34 | 情欲记事

35 | 赢家

36 | 胜算

37 | 回音

38 | 相遇

39 | 千羽鹤

40 | 红砖道上

41 | 琴

42 | 阔叶芋的绿

43 | 情阙

44 | 狂欢

45 | 汗珠与泪珠

46 | 放逐

47 | 再见,冬季